

花火

第二季
少年蓝

十七无尾风

十七岁，仿若一阵无尾的风
什么都抓不住

SHOI
WUWEIFENG

铁头 / 著

平静校园里的报复与救赎 / 叛逆十七岁的暗战与喜欢

逃亡少年与飞行少女的禁忌旅程

你要忘记
他不爱你

乐小米、夏七夕
集体致敬青春

独木舟
以亲身经历作序

《萌芽》最具实力的明星男作家铁头
继《积木城池》后
悲凉铭刻暗黑年少时的
凛冽绝望与残酷成长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十七无尾风

SHIQI
WUWEIFENG
铁头 著

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七无尾风 / 铁头著. —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2. 5
ISBN 978-7-5391-7427-3

I. ①十… II. ①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21558号

十七无尾风/铁头著

责任编辑 王 军 贾 琼
美术编辑 彭 蕾
特约编辑 龚 亮
装帧设计 周 昕 胡乘浩
封面绘制 恒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(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)

出 版 人 张秋林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印 数 1~60000册
开 本 145mm×210mm 1/32
印 张 9
字 数 258千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7427-3
定 价 20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2—106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SHIQI
WUWEIFENG

忘掉种过的花，重新出发吧

◎文 / 独木舟

我很清楚地记得豆瓣上有一个活动叫做“你还记得你十几岁时候的梦想吗？”

有个姑娘在她的微博上很矫情地说：“我打开那一片空白之后又关上，因为我舍不得把自己的梦想就那么轻易地敲出来。”

我看着那行字，仿佛隔着时光审视着十七岁的自己。

我的十七岁，在一个信息闭塞的小城，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学校家庭两点一线的枯燥生活，每天面对的是母亲怒我不争的面孔和老师轻蔑的神态。

那个时候，我真是一个对未来没有丝毫把握的叛逆少女。

然而，没有把握，不代表就没有期许。

也许每个少年，都曾经有过一个文艺梦。

若干年后我回头去看当时的自己，其实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给了自己一个多么宏大的目标，关于文字，最开始的时候，仅仅只是草稿纸上的情绪发泄和沉淀而已。

那甚至称不上是书写。

从第一个短篇，到第二个，到第十个，然后到第一本书，第二本书，如今的第四本书，我用了整整八年。

八年时间，抗战都胜利了，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？

回想十七岁时的自己，被老师安排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，别的同学都争先恐后地做试题卷，看参考书，背各科重点，而我这个蓬头垢

面的少女，藏匿在高高的书山后面，用一只蓝色圆珠笔，在白色的草稿纸上，笔耕不辍。

如果能够见到她，真想跟她说一句，多谢你当初没放弃。

而我十七岁时喜欢的那个人，如今也成了生命中的一缕清风，也是很多年后我才知道，得不到你当时想要在一起的那个人，其实也不会死的。

你会好好活下来，并且，还会遇到更好的、你更爱的人。

只有经历，才会让你明白什么是爱，什么是最爱。

如今二十四岁的我，已经想不起十七岁时欲生欲死地爱着的那个人的样子，后来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，在一段一段的感情中损耗，镇静，修复，痊愈，重生，我明白了爱情就是这么一回事，有期许，有要求，必然有伤害和失望。

而这些，都是十七岁时我想不到，也不可能懂得的。

十七岁之后，我希望这个世界上能有一本书脊上写着我的名字的书，在二十一岁那年，我做到了。

二十一岁之后，我希望能够不依靠任何人，仅靠自己的双手获得洁净的、不折堕的一生。

如今我二十四岁了，我独自一人走了很多很多的路，曾经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儿，现在穿着深色的衣服行走在这个蓝色的地球上，我知道，我会越走越远的。

忘掉曾经种过的花，忘掉那些爱过却没有留下的人，重新出发吧。

（独木舟，本名葛婉仪，1987年生，双子女。数百篇短篇小说创作者，已出版长篇小说《深海里的星星》《月亮说它忘记了》《深海里的星星II》，小说合集《你是我的独家记忆》。）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001 | 第一章
被偷窥的少年

019 | 第二章
惊天秘密

037 | 第三章
跟踪他们

053 | 第四章
古怪的恋爱

069 | 第五章
长跑王

087 | 第六章
扑朔迷离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105 第七章 疯狂的爱丽丝

123 第八章 惩罚的启动

141 第九章 暗战

159 第十章 喜欢你

179 第十一章 就这么失踪了

195 第十二章 残酷的报复

211 第十三章 青春的救赎



SHOW
TIME
第一章
被偷窥的少年

1

把手支在腮上，老师讲课的声音就小了。裴璇瞧见窗外天空上的一朵云很远，很远，像大卫石膏像的半个耳朵。于是，她想去打一个瞌睡。铜城第九中学二年五班的裴璇，在星期五下午的第一节课上，挨着窗口，想要打一个瞌睡。

天是那种缺氧的热，闷得她喘不过气来。历史老师的那口齿浑浊的表达也让她倍感胸口压抑。可她的眼睛刚闭上，下课的铃声就响了。她听见班主任陈老师的声音传进来，睁开一只眼睛，往教室的门口看。

“我们班新转来的学生，原来是十一中学的，叫蒲白。”陈老师是在向全班同学介绍那个男生，又指一指教室大后面的空座，“你先坐那里。”

裴璇想，真逗，十一中离九中那么近，从十一中转学到九中，有什么意义？莫非有什么古怪的名堂在里面？她睁开两只眼睛看，看见蒲白站在教室门口，不高也不矮，不胖更不瘦，头发很短，像一层青苔弱不禁风地趴在头顶，眼睛很小，但是不敢看人，只敢看地面。可是，他分明是一个英俊的男生。如果他的眼睛再大一些，再丢掉这份腼腆，那他当然就是所谓的阳光美少年了。

现在只好说他是内向的平凡男生，因为他的眼神离自信太远，他的沉默离阳光太远。裴璇立即作出如上的判断，她对自己目光的敏锐和判断力的准确十分自信。这得益于她平时的习惯，喜欢观察人的习惯。

她有一颗十分好奇的心。

这样平凡的男生，她想她一眼就能看透，他的每个细胞都是平凡的，平凡的细胞组成一个平凡但是另类英俊的人。一个平凡而又另类英俊的人注定不会有出众的特长和性格，哪怕是学习成绩和善于卖弄的谈吐，以及骗女孩子的小窍门。真是白白地浪费了他那张帅气的脸。不过，这种外貌与性格具有强烈反差的人，注定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
幸福家庭里的孩子，难有这种矛盾，顶多是看多了颓废小说的那种刻意的忧郁。

他的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好奇的裴璇目不转睛地盯着蒲白，那目光自然稍稍锐利了一些。她看见他正在过道里走着，朝教室后面的座位，他的头微垂着，目光只投在自己的脚前。他谁也不看。

虽然新转来的不是一个能让人提起精神的学生，但起码不是一个讨厌鬼。裴璇轻呼一口气，正准备收回目光。可她的目光突然与蒲白的目光对上了。对方的眼睛里射出两道犀利的目光，像两把钢锥刺中裴璇的眼睛。

裴璇立即躲开自己的目光，把头偏向正前方。她很奇怪地打了一个寒战，竟莫名其妙地怕得不敢再看他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裴璇惊讶地想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？像一种神秘的恐惧。

一定是自己刚才观察他的时候过于目不转睛，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或者是不满。她再次转过头去看他，小心翼翼地，可蒲白已经坐在座位上，开始翻自己的书包了。他谁也不看。

莫非刚才我出现了幻觉？裴璇无法形容自己与蒲白对视的那一瞬间，对方那犀利的目光带给她的感觉。她开始怀疑自己对他作出的第一判断，是不是过于草率。她继续偷看他、观察他，但他又恢

复了那种内向而平凡的模样。她坚定了自己对蒲白的第一判断，没错，一个平凡而内向的浪费了英俊相貌的普通男生。

“喂。”裴璇的同桌胡莹捅她的胳膊，“新来的那个蒲白挺帅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吗？”裴璇想花瓶男还不如花瓶女呢。

“你瞧着吧，班里的某些女生肯定会有变化了。”胡莹好像要看一场好戏似的充满期待。

裴璇想也对，那几个饥饿许久的小妖精一定特别兴奋，没准儿下课就开始向蒲白搔首弄姿了呢。她转过脸，看窗外的云，想打一个瞌睡，或者只看云，反正不会再浪费时间看他。

2

“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。”裴璇的同桌胡莹在向她抱怨。

裴璇觉得胡莹是一只白纸折成的小船，在她的身上，你找不到更多的秘密和更多的趣味儿。她的脑袋里就只是一张白纸而已，你甚至找不到任何一点儿合适的话题去与她交流，因为她总是恍恍惚惚的，显得迟钝。没有趣味儿的交流自然让人反感，干巴巴的，所以在平时，裴璇基本上不与胡莹闲聊。

“就快放暑假了，赶快放假吧，难受死了。”胡莹在继续自言自语地说着。

裴璇挨着她，不看她，右胳膊折弯，右掌支着脸，她望着窗外的天空和城市里楼房们的毡帽，又困得睁不开眼睛了。

中午放学的铃声响起。

“今天轮到你买饭了，是吧？”裴璇问胡莹。

裴璇说的其实是废话，因为只有她们两个人在进行这个游戏，一人替一天给对方带午饭，轮到谁彼此的心里面再清楚不过，所以

她在—边问的时候，—边已经把钱塞到了胡莹的手里。

胡莹说“是”的同时，跟着拥挤的人群朝教室外面走去了。

教室里很快就空了，像海滩上一个死亡的海螺，肉体全无，仅存一个空壳。但并不彻底。裴璇注意到教室里除她之外，还有一个男生，那就是新转来的蒲白。于是，他们俩便成了这个海螺的空壳里面的两粒沙子。

裴璇看见蒲白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保温饭盒，他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午餐。他的桌子上还有一个很高的水杯，他喝的水也是从家里带来的。

蒲白—眼不看裴璇，尽管他的余光应该能注意到斜前方的那女孩的一双大眼睛，可是他又看什么呢，他只是垂着头，谁也不看。

裴璇看见蒲白吃得很快，他的咀嚼强劲有力，她甚至能听见那青菜被牙齿磨碎的清脆的声音。她看见他在—边吃着，—边看书，看的是什么书？是英语课本吧。蒲白吃得很快，但你并不觉得他是在狼吞虎咽。

裴璇的嗓子发紧，仿佛正在咀嚼的人是她，她看见蒲白很快就吃完了。

蒲白在其他同学买盒饭回来之前就已经吃完午饭了，并且还去教室外面的水房里洗好了筷子，又把饭盒—类的东西重新收好。他开始认真地看书学习了，像在那十分钟的课间休息时—样。

裴璇的心里忽然—热，她被蒲白感动了。她想他真是一个努力刻苦的人，不浪费—分—秒地看书学习。并且不难看出，蒲白真的和其他男生不—样，或许比他们成熟很多。

买饭回来的学生渐渐多起来，他们—边吃饭—边说话，或者打闹。教室里显得很吵。裴璇吃完午饭去走廊里扔饭盒，扔完饭盒打算去厕所。她往楼梯下面走，看见蒲白正走在前面。她想，他是嫌教室

里面太吵而出去清静一下头脑吗？

他们一前一后地走出教学楼。厕所是一个独立的建筑，在教学楼的对面，隔着操场。裴璇走在蒲白的身后，与他有十几米的距离，看见他也在朝厕所的方向走。

裴璇从厕所里出来，看见蒲白还是走在她的前面，与她有五十多米的距离。教学楼西边是锅炉房，锅炉房与教学楼的西面夹住一个较为偏僻的空间。学校里的那些不良少年们总是待在那儿，抽烟，说笑。这已经是多少年的悠久历史了吧。

那个外号叫瘸子的少年朝蒲白招手，还喊他，让他到锅炉房那边去。裴璇听见瘸子的喊声了，她在继续朝前走，看见蒲白站着没动。

“你找死吗？”瘸子威胁蒲白，“不想在九中待下去了是不是？”

蒲白想了一下，就抬起脚朝锅炉房的方向走去。

裴璇想这没什么，每个九中的普通男生都要被他们抢钱的。但她非常担心蒲白，蒲白会乖乖地给他们钱吗？一个目光暗藏尖锐和冷酷的人，会轻易地屈服于人吗？她也跟着走过去，站在锅炉房的外面静静地看着。他们是不抢女生的钱的。

教学楼的西门是常年锁着的，那里不走人，所以那块空间才显得偏僻。门口有几级水泥的台阶，楚良正坐在台阶上与他的女朋友下跳棋。

楚良是二年级所有不良少年的头头，他的女朋友是他的同班同学，虽然他们平时不怎么待在班级里，但也不至于不把他们算成学生而归到流氓里面去。那女孩儿长得娇小可爱，他们都叫她朵朵。

瘸子拉了拉蒲白的衣服，让他凑近自己一些，问他：“身上有没有钱？”

蒲白没有撒谎，他知道如果自己说没有，对方不会相信，会来翻他的衣兜，所以他说：“我有5块钱。”

瘸子歪斜着嘴笑一下，可能是觉得这男生诚实得可爱，他用下命令的口吻说：“借我。”

蒲白幅度很小地摇头，说这钱是不能借的，还说这钱不是多余的闲钱，放学后他要去菜市场买菜用。

“买菜？”瘸子和身后的几个不良少年都愣了一下。

这时蒲白转身欲走，但后衣领却突然给拽住了，是瘸子拽的。

瘸子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耍我，你又不是家庭主妇，你买的什么菜，你少耍我。”

蒲白转过身说：“我没耍你。”

“你就是耍我。”瘸子伸手去摸蒲白的裤兜，“我管你买什么东西，这钱今天必须借我。”

蒲白一把捂住校服裤子的裤兜，脸上毫无惧色，他平静地望着瘸子说：“真的，这钱是买菜的，我肯定不会借给你。”

“松开，我打死你，信不信？”瘸子用食指指着蒲白的鼻尖。

蒲白还是紧紧地捂着裤兜，平静地望着瘸子，嘴里说：“那你尽管打死我，钱是肯定不能借的。”

“打的就他妈是你！”瘸子身后的一个少年突然冲过来，扬起手扇了蒲白一个大耳光。

那耳光很响，吓得裴璇心惊胆战。

“你借不借？”那暴怒的少年一把揪住蒲白的衣领。

他的外号叫小蝌蚪。裴璇是知道这几个少年的称呼的。

蒲白说：“我不借。”

他说得很平静，他的平静让裴璇非常的震惊。

他很有骨气，也很有胆量。裴璇确实没想到蒲白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她的身体里热血涌动，想大叫一声，让他们放过蒲白，或者冲上去，推开那些无耻的少年，告诉他们别欺负老实人。可是

她不敢，她只能听着自己重重的心跳声，眼睁睁地目睹着发生的一切。

“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”小蝌蚪一脚踹在蒲白的肚子上。

瘸子和其他几个少年也气冲冲地围上来，他们一齐抬脚朝蒲白的身上踹，对着他的身体又是踢，又是踩。蒲白的一只手始终在紧捂着裤兜，另一只手抱着脑袋。他蜷曲在地上，任由他们肆意地踢着自己，嘴里咬着牙一声不吭。

“你们别打他了。”朵朵看不下去了，大声地说，“你们怎么这么残忍！”

朵朵看不下去了，她可怜巴巴地望着蒲白，以前她也经常目睹他们抢钱，几乎每天都在目睹着，但她没有理睬过，因为他们好像没有过以打人的方式来抢钱的时候。以前，他们只要一吓唬对方，对方就乖乖地拿钱了，她很少遇到过这么残忍的场景。虽然她的男朋友楚良经常在校外打架，但每一次都是不带着她的，或者当有她在场的时候，她会及时地被其他人给迅速拉到看不见他们的地方。

“别打了。”楚良紧接着又说了一句。

于是，他们停了手。

蒲白从地上爬起来，一只手依然在捂着裤兜，另一只手拍打衣服上的灰尘。

“你走吧。”楚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，转过身，背冲蒲白，似要继续与朵朵下棋。

蒲白一边拍着身上的灰尘，一边垂着头离开。他从裴璇的身边经过，没有看她。他从其他围观的学生身边经过，也没有看他们。他垂着头朝教学楼里走。他谁也不看。

裴璇跟在蒲白的身后往教学楼里走，她发现她的腿很软，没有力气。

裴璇很好奇蒲白放学后是不是真的去菜市场买菜，所以她决定去跟踪他，看他是不是在撒谎。这一点是不奇怪的，她干这种事情的次数不算少。她的好奇心真的很重，这已经提到过。她确实是无法理解一个十六岁的男生每天要去菜市场买菜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她想，他的家庭一定是有些问题的。

放学后，她背着书包跟在蒲白的身后走。胡莹一直在跟她并肩走，嘴里咕咕哝哝地说着什么。她总是这样恍恍惚惚的，说话像是在梦呓。裴璇想。

胡莹走出校门与裴璇分手，朝另一条街走去。

裴璇跟着蒲白继续朝前走，她有些安心，因为这个方向正是自己家的方向，不用担心回家太晚。她的家离学校不远，每天都是步行上学的。街上依然很明亮，夏日的白昼像根皮筋一样被抻得很长。背后的斜阳在脚前打出一条黑影，像个没有腿的保险箱在灵巧地走着。

裴璇剥了一块糖吃，她喜欢吃一种水果糖，每天都要吃很多。

蒲白走路的速度很快，步子很有力，仿佛一个士兵走在行军的路上。她需要加快步速，但又要与他保持距离。街道上的行人很多，走在放学路上的学生也很多，所以她用不着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装模作样。

已经走到了馨香园小区附近的那个菜市场。蒲白果然是拐了进去。裴璇并不惊讶，因为她本来就更多的是相信他没有撒谎。她跟着走进来，跟着他走，看他买菜。他买菜不讲价，并且也不挑选，随便找一家就买。

裴璇跟着蒲白走出菜市场，又想看 he 接着会往哪边走。如果能知道他家住哪里就好了，不过菜市场门口就只有一个公交车站，她想，他应该要乘公交车的吧。他果然走向公交车站。裴璇跟着他往前走，

当他走到站牌下，正巧来了一班公交车。

蒲白没有上车，而是经过车站接着朝前走。可是从公交车上走下来一个女人，她一眼就看见了裴璇，她喊她。裴璇见是自己的妈妈，想她今天下班怎么这么早。她也是这样问她的。

“单位有活动，没我什么事，就提前回来了。”她和裴璇一起往馨香园小区里走。

裴璇惊讶地发现，蒲白也走进了馨香园。原来他和我住一个小区，应该是新搬来的。裴璇歪着脑袋看，想看他会走进几号楼，她看见他拐向了自己家对面楼的二单元。虽然那楼的背面朝向她，但她当时站在小区的门口，按照倾斜的角度推测，应该是二单元吧，原来他家住自己家的前楼。裴璇更惊讶了。

裴璇跟着妈妈回家，她家住五楼。

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她立即跑到窗口朝对面的楼看。她这间卧室是阴面，她期望蒲白的卧室是阳面，那样她就能看到他。可是她什么也看不到，因为是白天，那些窗口里面都是黑糊糊的。

裴璇感到有些失落，不过她想还是有希望看到的，只能等到晚上，希望蒲白不要过早地拉合卧室的窗帘。她实在是对蒲白的家庭感兴趣。也许没什么，只是蒲白的父母下班太晚，等回家时菜市场已经关门，所以才需要提前把菜给买了。应该是这样的吧。

可是会不会是这样，蒲白的父母是瘫痪在床的病人，那样就说得通了，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，所以蒲白才会自己买菜，还要给他们做饭。也许他能炒一手好菜呢，裴璇胡思乱想起来，想着想着，自己便觉得有些好笑。我真成变态了，一个女生竟然这样，对一个男生这么感兴趣。她抿着嘴笑了笑，起身坐到电脑前面，打开电脑。

她一上网就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，其实她上网也没什么可干的，她并不喜欢聊天儿，喜欢隐身到处浏览网页。她打开播放器，放几

首舒缓的歌听，又十分无聊地跑到他们学校的一个论坛里面逛。她看见有几个女生在论坛里很淫荡地说话。她们是男生。她一眼就能看穿。她对自己的观察能力一直很有自信心。

九中的论坛很快逛完了，今天没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，于是，她又跑到十一中的论坛里去逛。这两个学校总是被铜城的学生拿出来比较，算是一对比吧。他们总说，铜城那么多中学，最乱的有两个，九中和十一中。他们总在争论，到底是九中更乱，还是十一中更乱。裴璇想起今天蒲白被瘸子他们打的事，她嘟囔说确实是够乱的。

有一个网名叫柴油张的人在十一中的论坛里发了一个帖，说自己有一天放学后被两个蒙面人给打了，手段残忍。他说那两个家伙连话都不说一句，上来就打，十分不尊重人。但他说他知道这是谁干的，背后的主使是谁他也一清二楚，敢对他柴油张下这种狠手的只有那个杂种。但是，他说他不想报复对方，因为，他打算改邪归正了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。

下面的很多学生都回复他说，真能放臭屁，他们纷纷说，你还能改邪归正？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。他们说，别胡编了，还蒙面人呢，惹到了厉害角色就认倒霉嘛，还编造什么蒙面人，干脆说是蜘蛛侠得了。

真是群无聊的家伙。裴璇想，看来他们都知道这个柴油张是什么人，并且他们都知道这个网名背后的人是谁。

裴璇的妈妈喊她吃饭。

“不等爸了吗？”她走出卧室说。

“等他干吗！”裴璇的妈妈语气很冲，“人家还能饿到自己？逍遥着呢，说不定跟哪个女人在外面花天酒地呢。”

“不会的啦。”裴璇安慰她的妈妈，虽然她同妈妈一样，感觉到爸爸最近变得有些怪。